



民国时期，淡泊名利的画家于水村迁居南京附近，过着寄情山水的生活。因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歌女桃枝，两人陷入热恋，后因误会导致分手。

桃枝赌气答应某老板的求婚，嫁与他作妾。

在两人的结婚喜筵上，老板夫人大闹喜堂，多亏水村出面自认，化解了局面。

不能忘情的桃枝追随病重的水村来到船上，恰逢渡船起火，桃枝与水村调换衣服，使水村被解救妇孺的小船载走，自己却被烧死在火中。

得救后的水村沉浸在伤痛中不能自拔。

偶然看到一出戏剧《满江红》，讲的正是一女与情郎易装救人的故事，不能自己，遂逐夜追看，缅怀与桃枝的感情，终于因伤痛过度，在柳絮中死去。

# 满江红

## 红

现代通俗文学大师 张恨水 作品精选集  
电视剧**「红粉世家」**原著

■ 作者 张恨水

# 满江红

电视剧《红粉世家》原著

■ 作者 张恨水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44576/09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满江红 / 张恨水著.-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.

2004.1

ISBN 7-5057-1975-0

I.满… II.张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

IV.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7460 号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<b>书名</b> | <b>满江红</b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<b>著者</b> | 张恨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<b>出版</b>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<b>发行</b> | 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<b>印刷</b> | 北京市金红发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<b>规格</b> |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<br>12 印张 280 千字 |
| <b>版次</b> |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|
| <b>印次</b> |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|
| <b>印数</b> | 1—10000 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<b>书号</b> | ISBN 7-5057-1975-0 / I·505        |
| <b>定价</b> | 22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<b>地址</b> |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                |
| <b>邮编</b> | 100028 电话 (010)64668676           |

## 序 言

随着电视剧《金粉世家》的热播,读者们对于张恨水作品的关注再次掀起一个热潮。在时下,电视剧作品与文学原著相生相伴、相互作用,已经成为文化领域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。学者们不失时机地表现出自己的担忧:怀疑电视改编是对原著的一种损害。其实,换一个乐观的角度,不正是传播广泛的电视传媒,唤起了年长一代对于往昔记忆的留恋,唤起了青年一代重读过去的热情,提醒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,再一次靠近和重温那些曾倾倒过几代人的佳作。

对于张恨水的作品,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纠缠于为它定性的论争。而在一般读者的印象中,“张恨水作品”则像是一个风花雪月、才子佳人的标签,然后凭着一己的猜测来决定好恶。事实上,自进入八十年代以后,无论是对于张恨水作品,还是对于“鸳鸯蝴蝶派”的研究,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张恨水,这位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大师,也逐渐获得了与之相匹配的评价:张恨水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,是通俗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。有学者指出:“中国二十世纪通俗文学史上的两个集大成者,四十九年后是现在为大家所熟

满  
江  
红

悉的金庸，四十九年前，则就是张恨水。”然而，始终最能说明问题的，还是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追捧与热爱，以不争的事实，向世人验证着这些作品历久弥新的生命力。

老舍曾经有言：“恨水兄是个真正的职业作家。”这里所谓“职业作家”，大约是因为其作品通常是附载于报纸而产生。对于张恨水而言，他首先是一个报人，而令他声名鹊起的小说，则可谓“副业”。一九一四年，身为一个失怙家庭的长子，辍学两年的张恨水在一位编辑族叔的提携下，进入报界，从每日为小报补白、校对开始，逐渐成长为一名资深的记者、编辑。直至一九四八年他辞去《新民报》总经理的职务，方结束四十年的新闻生涯。一九二四年，张恨水应成舍我之邀主编《世界晚报·夜光副刊》，并应约撰写长篇小说《春明外史》，于该副刊上连载。这部以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为蓝本的谴责小说在《夜光》上连载五年，约百万字，使他一举成名。接下来的《金粉世家》、《啼笑因缘》，则更将他的声誉推向一个高峰。此后，张恨水继续以章回体的形式创作了“社会小说”、抗战时期的“国难小说”等……一生著述百余部，凡三千余万言，直至逝世前夕，仍笔耕不辍。

张恨水的小说取材广阔，新闻性强，多通过恋爱悲剧反映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，言情内容与传奇成分浑然一体，情节曲折起伏，故事生动有味，刻画入微，描写生动，文字浅显，口语自然，在传统章回体式中融入了西洋小说技法来表现现代生活，获得了各个阶层读者的普遍喜爱。

张恨水是我国二三十年代最走红的作家，他的作品赢得过无数痴男怨女的迷恋，数十年以来，尤其在港澳地区，一直

畅销不衰。其代表作多次被戏剧舞台、电影、电视所改编。张恨水最早的电影改编作品当数解放前的《银河双星》，影星胡蝶则主演了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《啼笑因缘》。其时，张恨水共有十三部作品被搬上银幕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根据《金粉世家》改编的香港电视剧《京华春梦》在大陆播放，不但唤起了读者对张恨水作品的热情，更促使了内地影视界的介入。这一时期，五部张恨水小说被搬上荧屏，开启了新时期以来张恨水作品拍摄的第一个高潮。二十一世纪伊始，电视剧《金粉世家》以一个高调、另类的姿态首先闯入了观众的视野。偶像的路线、华美的服饰、竭力渲染的爱情、大时代雾里看花的梦幻……老牌的拥趸尽可指责其丧失了原著的韵味，而令人瞩目的事实是它重新开启了年轻一代的阅读。

时间的流逝可使一部作品为人们所遗忘，但同样也可以使它的声誉经久不衰。随着《红粉世家》、《啼笑因缘》、《美人恩》等电视作品紧随其后、紧锣密鼓的制作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又一个阅读张恨水的时期的来临。

编者

满江红

# 目 录

- 第一回** 赏月渡长江吟联少女 闻弦过野寺笑接狂生  
**第二回** 聚谑求凰各为种玉计 详猜遗帕独作访珠游  
**第三回** 一雨作丝牵情天不老 三杯添晚醉萍水无猜  
**第四回** 旭日同看相知人欲去 荒斋独守前度客还来  
**第五回** 安步当车香尘留艳迹 逢场作戏灯影罩疑团  
**第六回** 惊异遇歌场忽明真相 谈笑归客舍莫抑悲怀  
**第七回** 半夜款香巢突闻快语 清晨过老圃幸遇知音  
**第八回** 高卧发狂吟心仪坡老 清歌杂微笑座有周郎  
**第九回** 窥艳笑远来形诸梦寐 惊心闻乍别访遍舟车  
**第十回** 杯酒两忘嫌各倾肺腑 百金一点曲共骇听闻  
**第十一回** 俗客易招驰驱凭片纸 骄花难犯褒贬托微波  
**第十二回** 婉转陈词通函劝撒手 佯狂发笑记事话伤心  
**第十三回** 隔户听歌声回车有意 登场卖爱物注目堪怜  
**第十四回** 归去囊空问款疑寒士 邀来夜永拈阄夺美人  
**第十五回** 无日不来轻车驰小径 有闻必录快镜窃芳颜  
**第十六回** 衣饰岂无惭婉商求友 丝萝非有托快拒藏娇  
**第十七回** 贫境不堪噤声别酒肆 迷途未远破晓过农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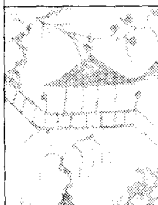
满江红

- 第十八回 未免有情携琴弹树下 可以无憾沽酒醉灯前
- 第十九回 努力见交情暗中买画 建功藉艺术高格酬金
- 第二十回 路上一相逢实成大错 筵前同笑谑渐见深情
- 第二十一回 藏币走仓皇奔车逐迹 明灯照战栗惊鸟投怀
- 第二十二回 灯下话余惊共消长夜 案中藏秘计对质公庭
- 第二十三回 不作夫妻何须假兄妹 果为艺术自有好评章
- 第二十四回 作事有终解铃还钻石 怀才不遇困腹啜瓜羹
- 第二十五回 贫贱择交难冷嘲热讽 激昂变态易浅笑深颦
- 第二十六回 伟大规模谒陵论豪杰 逍遥伴侣订约访湖山
- 第二十七回 突逢学子来翩翩可喜 善为美人役脉脉钟情
- 第二十八回 游棹夕阳中湖光绘影 并肩白堤上夜色宜人
- 第二十九回 无可奈何留书权作别 似曾有意置酒即催眠
- 第三十回 床下负荆时见机而作 湖边聚首处有约不来
- 第三十一回 卖画受饥驱忽成上客 解囊壮醉色更遇高人
- 第三十二回 旧好不忘午荫酣茗话 坠欢可拾陋室涩游踪
- 第三十三回 吹笛引新俦开怀道故 闻琴过旧地却步羞前
- 第三十四回 交绝转圜时登山痛哭 情参还璧后拍手惊呼
- 第三十五回 填海有心人追芳迹往 负荆无术函约怨声回
- 第三十六回 情敌恰相逢强颜握手 恩人何忍害储药回心
- 第三十七回 交友可无猜宠召面谢 作妾原不忝盛惠心仪
- 第三十八回 救急筵前新郎甘假冒 约逃海外旧雨何能忘
- 第三十九回 雨道奔忙可怜一路哭 火船赴难忽忆满江红
- 第四十回 酒醒梦回江中船不见 曲终人渺天上月依然



## 第一回

### 赏月渡长江吟联少女 闻弦过野寺笑接狂生



这是一个四月天气的黄昏，暮色苍茫之中，浦口铁路两旁的电灯，已经明亮起来。在灯光下，照见旅客如潮涌一般，由火车上跳下月台。月台上迎接旅客的人，搬运行李的运夫，检查行李的军警，却又迎面赶了去，于是在人头攒动的空间，发出一种哗啦哗啦的人语声浪。做旅客的，不必受什么来往人的拥挤，只是这一片喧哗声浪，就可以让他心慌意乱，不知所措。

在这众客如潮的里面，有一位由济南来此的青年旅客，左手提了藤篮；右手提了小提箱，横了身子，只管在人群中挤。右手的箱子，提着上了前，左手的篮子，却让后面的人夹住了，拿不出来。极力的向前一扯，又撞到了前面的一个人，只得陪着笑脸，和人道歉，说了一声劳驾。这劳驾二字，不是南京人口语，也不是南方任何一省人的口语，只这两字，可以知道他是北省人，纵然不是北省人，也是在北方多年的人了。原来他原籍是广东新会，四岁的时候，随着他父亲游宦北方，河北山东河南，都走遍了。成人之后，他父母都去世了，他就靠着向来能画几笔画，在济南中学，当了两年的图画教员，聊以糊口。为了他身世的不幸，和他生性的洒脱，又加之以艺术的陶养，不

满  
江  
红

知不觉走入浪漫一流。在济南教育界,没有人不知道画疯子于水村的。他在济南过了两年粉笔生活,自己烦腻起来。恰好是学生们闹着校长风潮,他就趁了校中无人管理的机会,也不用和哪个辞职,简单的带了两件行李南下,第一要看看南京的朋友,第二也要西游庐山,东游西湖,添些图画资料。当他到了浦口,看到火车上下来的人,竟是如此的拥挤,觉得南京的繁盛,确是与平常都会不同,这回不会白来,总可以增长许多见识。

他正如此想着,忽然藤篮上劈啪让人踢了一脚,接着喊道:“放下放下。”抬头一看,原来是三四个军警,拦住了去路,正在人群中检查行李。水村料是闯不过去,只得一弯腰将东西放下。他刚是一弯腰,后面一只大网篮向前一撞,撞得头向前一伸,人几乎要栽了过去。两手赶快向前一撑,就撑在一个人身上,并未倒下去。一看那人,穿了一件米色的夹斗篷,原来是个女子;未免过于孟浪,连忙低了头,蹲着身子,就去開箱子。他面前是一兵一警,兵正在检查一个人的箱子,警士却拦住两个搬行李的不让走。水村开了箱子,许久也没有人来检查,手上搭的大衣,拖在地上,却让过来过去的人,踩了许多脚。正待站起,一只大箱子在头上扛了过去,几乎碰了一下。水村道:“老总请你快……”一句话不曾说了,后面人向前一挤,这回挤得真倒了,两手向开了的箱盖子上按,箱子一翻,里面的东西,全翻了出来,倒在地上。那兵士手一挥道:“快走!快走!”给了他两张印着验讫字样的纸片,又用脚踢了一踢箱子,连道:“走走。”

水村将地上的东西向箱子里一阵乱塞,箱子盖一合,手里提着,还不等他开步,后面的人,已经拥着他向前走了。他两手

提了箱篮，夹在人堆里，向前走了去，好容易走出站台。在凉爽的空气里，清凉了一阵，接着又挤上轮渡的趸船。趸船的跳板既窄，而且又是由上向下，行人不能不慢，这后面要上船的，如狂风暴雨一般的挤着向前。水村两只脚已不能听自己的命令，两手拿了行李，又不能左右撑扶，索性听其自然，让人挤去，这倒很方便，一下就挤上了趸船。在趸船上的人挤得透不过气来，闷了许久，这才有渡轮到了。眼看渡轮上的人，从另一方面跳板上登了岸，这趸船上渡轮的栅栏门方始开了。这栅栏门，也不过三尺宽，上千旅客，要由这里挤上轮渡，这不是潮涌了，乃是榨油。水村拼命的挤上了轮渡，见旅客舱里，人已塞满，这就不打算进舱，在船舷上将箱子提篮放下。靠了舱门板，将西服领子提了一提，一阵凉风吹入怀来，精神为之一爽，于是蹲着将箱子里的东西，整理了一番，锁上了暗锁。站起来时，船身有些晃动，原来船已开动了。这时向前一看，一片大江，东西不见边，由天底下来，流到天底下去。东头一轮盆大的月亮，拦住了江流，悬在上下一片白的中间，那月亮虽然不动，江中的白浪，在月下流动着，现出一道银光，只管一闪一闪，好看极了。向北看看下关，许多灯火，高高低低，分出人家来。在灯火后面，隐约的现出一座青暗暗的狮子山来。

水村看得正出神，忽然身边有个女子声音道：“这月亮底下的江景真好。你看那一只船在月亮底下飘荡着，好像一幅画一样，仿佛我就在什么地方看过这一幅画呢。”水村第一个感觉，连忙向舷外看去。果然见一只小船，扯着十成满的布帆，远远背着月亮而去。第二个感觉，便想到这女子说话，很是不俗，是个什么人？回头一看，这女子穿了米色的斗篷，头上簇拥半勾式的烫发，瓜子脸儿，溜圆漆黑的眼珠，敷粉之外，还点有胭

第一回

赏月渡长江吟联少女  
闻弦过野寺笑接狂生

脂，很有些丰致。斗篷里面，是一件葡萄点的花旗衫，在衣襟上，插了一支自来水笔。看那样子，不像是大家闺秀，也不是像风尘中人物，究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想起刚才在车站扶了一个女子一把，那女子也穿了米色的斗篷，大概就是她，这可别让人家发觉了，便掉过头去看江景。看到江头月色摇动，随口将成诗吟了一句“月涌大江流”。停了一停，那女子却也吟了一句千家诗“月光如水水如天”。水村不觉心里一跳，她倒有心和我说话？回转头来又一看，只见她右手两个指头夹了一根卷烟，弹了一弹灰，交给身边一个老妇人，撮着嘴唇，嘘出一口烟来。水村心想，若是一个女学生，不会在这种地方抽烟的，这不见得是个上等人物了，然而她刚才念了一句千家诗，似乎也不是一种普通女子。要说她是旅客，她又没带着行李。那一个靠她站住的老妇人，衣服虽然半新旧，也是一件黑绸长夹衫，决不是佣仆，但也不像是母亲。哪有女儿这般华丽，母亲那样朴素呢？恰是怪事，她们又并不曾带着行李，也不像出门的样子。心里只管这样想着，眼中可就偷看了人家几次。

忽然人声一阵喧哗，船到了下关了。这时，水村鉴于刚才浦口那样受挤，不愿跟着人丛走，提了手提箱，三脚两步，就抢上行人的前面，由跳板上跑上了趸船。但是他到趸船上的时候，后面的人，也蜂拥而来，又抢着跑上了码头。可是自己一上码头之后，自己发现把那只提篮丢了，那提篮里面，虽没有什么值钱之物，但是零用东西，都是不可少的。手边钱并不多，到南京重新来制上一套，事实上是不可能，只有到轮渡上去找去。正待动脚，看看趸船上下来的人，一层压着一层，也万不能挤上去。在这种纷乱情形之下，就是挤到轮渡上去了，未必还能找着那提篮，这也只好罢了。手上提了一只箱子，沿着江边，

无精打采的走着。

那江岸马路上的车夫挑夫，四处兜揽旅客生意，见水村走又看看，似乎是个新来的旅客，两个挑夫，一个人扛着一根扁担，上面拴了一串麻索，将扁担横着一拦，叫道：“先生，到哪里？我挑了去。”一个穿黑衣的人，将一顶盆式呢帽向后翻着戴了，两手将挑夫二边一分，伸着头，用手指了水村道：“先生，进城吗？路还远得很啰，坐我们的汽车去，好不好？”挑夫道：“说好了，我们送了去。”汽车夫道：“你讲什么鬼话？人家一只提箱，倒要你两个人挑了去？”正纠纷着，又伸过两个头来，叫道：“坐黄包车罢。”立刻之间，水村让这一班欢迎的工友包围了。水村道：“过去！过去！什么人也不要。你们不要揽生意，我是个穷光蛋。”

忽然后面有人叫道：“在这里了，在这里了。”水村回头一看，正是在轮渡上遇到的那个女子，那老妇人紧紧在后跟着，提了那个藤篮。水村还不曾说话，那老妇将篮子提到面前，笑道：“先生，这是你的篮子吗？”水村道：“哎哟！真是多谢得很，我急于要下船，把篮子就丢了，难得老太给我送了来。”那些挑夫车夫，听他所说，出门的人，会丢了行李，这人对于江湖上的事情，至少有八成外行，便又挤上前，这个喊我拉去，那个喊我送去。水村笑了起来道：“朋友，你们是今天生意不大好吧？怎么只管来包围我。我花不起多少钱的，就是把我这只箱子和篮子全送给你们，你们也不够喝一餐酒。”那些工友们听他如此说，都哈哈笑了。那个女子站在身后，也微微的笑道：“这些人，实在也淘气。人家不愿要人送，何必去勉强人家。”水村听了她出来解围，心中倒是一喜，便装出要问不问的样子道：“这到清凉山的夕照寺去，不知道有多少路？”那女子已走

第一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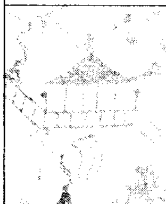
闻 赏  
弦 月  
过 渡  
野 长  
寺 江  
笑 吟  
接 联  
狂 少  
生 女

上前两步了，便望了那老妇人微笑道：“那地方多荒凉呀，晚上能去吗？”那老妇人道：“就是白天去，那地方也没有人家的。”水村道：“我也听说那地方像乡下一样，倒不料是真的。”那女子道：“那地方晚上是找不着人家的，不如今夜在下关歇了，明天再进城。”水村点着头道：“多谢姑娘指教，我就这样办了。”那女子原是半向着水村说话，半向着老妇说话，水村和她道谢，她才将脸正式对着水村点头一笑。水村经人家送还了提篮，正想问那老妇人贵姓。那老妇人已是对女子道：“前面有辆野鸡车子在等客，我们赶上去罢。”于是这二人匆匆的就走了。

水村所站的地方，正有一家客栈，面江而开。心想晚上去找朋友投宿，本来不便当，加之所要到的地方，又说是很荒凉的，那末，照着那位女士的话，在客栈里先休息一晚，是妥当些。于是提着行李，就在这客栈里投宿。第二天且不带东西，先空了手进城。进城之后，问明了路径，果然离开交通便利的大路，穿过一片野竹林子和些零碎的菜园，就走上一道小山岗子。这山岗子上长着一些乱草，乱草里随着几棵小树。山下却是一凹稻田，对面小山岗子下，有几户人家。顺着这边山腰，一道很平坦的人行路蜿蜒深入前面山嘴里去。山嘴子那边，露出一截青苍的树林，似乎那地方有路可通。靠稻田的一边，有一路桑树，顺着风有一阵布谷鸟的声音，吹了过来，叫着割麦栽禾，割麦栽禾。人走到这里，决计想不到这就是南京，仿佛是到了乡下来了。心里想着梁秋山夫妇，难道就住在这种地方？这里交通很不便的，于他们的生活，不发生阻碍吗？

心里一面犹豫，一面走着，忽然一阵叮叮冬冬的声音，在沉寂的空气里吹过来。听那声音，好像是琵琶响，这种乱草空山，哪里会有这种雅奏，这不由人不惊异起来。站在风头上，侧

着身子,静静一听,果然是有一人弹琵琶,那声音紧一阵,缓一阵,非常的动人。急的时候,如狂风暴雨,缓的时候,如小石鸣泉,一定是琵琶名手,决非出之平常街头唱曲人所作。听了这琵琶声,把来做什么的,都一齐忘了,只管顺了声音的出发点,跟了上去。走到近前,已经转过了一座小山嘴子,面前忽然现出一片平地,地上有一片冬青树的林子,造出幽凉的绿荫,映着四周的草地。树林深处,一堵红墙,有门面西而开。穿过树林一看,门上有匾额,正是“夕照寺”三个大字。怪不得了,这种地方哪有这种声音,原来是梁秋山在这里作乐。我突然冲进庙去和他见面,他可要惊异一下子。于是悄悄的进了庙门,正待向里面走,却有一个人,腋下夹着琵琶,笑嘻嘻的走将出来。那人约莫有三十岁,头上戴一顶呢帽,一直罩到眉毛头上来。身上穿一件蓝布大褂,洗得都有点变白色了。看他帽子下面,露出一截蓬乱的头发,配着他清瘦的面庞,是个清贫而不好修饰的人。自己远看以为是秋山,这才知道错了。他见一个西服少年匆匆而来,只管打量他,他也有些惊异的样子,便站住脚,望了一望。水村笑道:“弹得好琵琶呀,怎么不弹了?”那人笑道:“你老哥怎么知道我弹得好琵琶?我是个卖唱的。”水村道:“卖唱要什么紧,凭了本事卖钱,一不偷,二不抢,三不诈欺。我也是个卖画的,我就不看小我自己。”那人笑道:“你莫不是由济南来的于水村?”于水村点头说是。他就伸了手出来,和水村握了几握,笑道:“我听得秋山说,阁下要来,日内准到。我一听你的口音,和你的情形,就猜定了你是那位浪漫的大艺术家。你不知道秋山有个音乐大家的朋友吗?那就是我。我叫莫新野,全南京城里人都崇拜我到五体投地,我去拜访阔人,阔人都不敢见我,我这叫布衣可以做王侯。”说着,牵了一牵自己蓝布大褂



## 满江红

第一回

赏月渡长江吟联少女  
闻弦过野寺笑接狂生

的衣襟，接着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他正笑着，身后有人道：“在新朋友面前狂吹，不知道有老朋友在一边听着吗？”水村向里看时，也是一位西装朋友，手上提了一个照相匣子，从庙里走出来。他倒是个漂亮青年，只是嘴上唇多了一撮小胡子。他的盆式帽子，有点和莫新野不同，却是歪戴在右边的。莫新野就笑道：“我来介绍罢，这也是艺术大家，摄影圣手，一天能用五打胶片的李太湖先生。这一位是新的大画家于水村先生。”李太湖笑道：“对于大画家，你就说是大画家，并不加以形容词。何以在寡人名字上，你却加上许多形容词，这也有什么理由吗？就是一天用五打胶片，这也是摄影人的常事，还提他一笔作什么？”莫新野道：“本来不用得提，但是因为你常有照五打胶片的梦，事实上一天能照五张胶片，你也心满意足了。我给你夸赞两句，你倒不愿意？”李太湖笑道：“总有一天，我有惊人的纪录发现出来，发一笔大财，买一打摄影机，大小镜头无所不有……”莫新野道：“不要说梦话了，我们应该引于先生去见老梁，让人家老朋友见面。”

于是他二人在前面引路，由庙后瘦竹林子里，钻过一道小石头路，出了林子，豁然开朗，是一片很大的菜园子，直抵西边山脚下。莫新野将胁下的琵琶，向空中一举，如摇摇鼓似的，连连摇了几下，叫道：“客来了，客来了，主人翁出来欢迎呀！”一棵桑树后面，有个人答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事高兴？又来扰乱人家的文思，人家写着几个少年，正带着了那个美人，坐在紫藤花下，向她求婚呢。”说着话，那人走出来，穿了灰布短旗衫，头上戴了一顶男子平顶草帽，手臂上挽了一大筐子桑叶。那蓬松的乱发，两鬓下垂，配着那清秀的脸儿，现着一层受日光的红晕，一笑，便露出那洁白齐整的牙齿。水村连忙一点头叫道：“秋华



大嫂，两年不见，还是从前一样呀！”秋华将帽子取下，在脸边遮着日光，笑着哟了一声道：“果然贵客到了。”李太湖一举手道：“不要动，这个姿势太好，让我照一张。”莫新野道：“你有胶片吗？”李太湖一低头，将手摸了一摸照相匣子。秋华和新野都大笑起来，只在这笑声中，这正面半瓦半草的屋主人出来了。



# 满江红